

舌
韌
手
編

卷五
五
五
五

往余讀鹿洲山人書深嘆平台一役左提右掣實出陳少林藍玉霖兩奇士然
孰孰廢二子長揖殊曰而總督滿公總統藍公勦鼎銘鐘勳業照天下未嘗不
私擲輸之謂彼因人成事出茅其佳名者也咸豐七年余以書記從軍溫陵新
知山陰沈栗山先生先生出历年佐軍稟牘勦為成書自錄紙上談兵無補於
世題之曰古擊縟余始讀而怒目再讀而低眉則又嘆少林王冢之發借杯流
壘說其幸附青云恨不遂起滿公藍公於前買絲繡之而鑄金事之也夫工軍
之事謀勇交相補米登拾揚瓊日諸君無賊以舌營惟以力此自為運謀無成者
下視他耳若留侯尤撫秦項郭侯彈殘安史類皆故笑指揮未嘗將將舌無忌
可少耶

痕結塵如雖不必播是書為六輪七各庶幾乎前事之不忘後事也師也夫

三山沈琦拜題

五聞陳琳草檄風聲走筆於軍中定遠宣猷露布作書於馬上特艱萬目倉皇
寫却使之困靖逆表忠安危揚魏公之績此其運籌帷幄書生而與戎謀攻策
強功之士而莫武略夫豈同於尋常記室僅修尺素於河魚檢志郵筒特奇才
丹於雲雁此

沈黑山手著舌盡編所以窩口誅之惑而伸舌戰之權者也先生斯右名賢山
陰項彥十年緝粵曾組錦繡於文闈廿載幕游遂依申韓於史席好客揚歡落
經列侯劍履爭逆乃以小丑跳梁致煩文雄籌筆溫陵太守司分局以待匪衷
關海鎮軍虜粵間以商進止適當上下游同時起事遂使南北路各散齊兵
撤云飛軍書兩葉深宵秉燭乎八又而不辟其披水直揮毫目四顧而不留其
駛凡夫整隊分兵之請飛鳥梳粟之需里閭守望之資士卒堵禦之策莫不待
宜承攻道善史指揮於柳營是則一票一騎之紛馳無吳百戰百勝之金乃也
今夫財非盤根錯節不足彰其器之奇地非烏道蠶叢不足顯其騎之駛向使
帶甲百億手一招而火聚雲屯倉箱萬千令一出而崇墉比櫛則投取而誰可
斷何虞甲丁之不強聚米而山可為何患庚癸之呼急惟是變起倉卒奔驟身
而折綱未遠事在倏忽櫛雖富而鞭長莫及危直同於累卵每攻於吸騎而
乃善之於兵可籌之閒策之於兵可策之地傍徨崇墉危勢簿言指練師長將
滿城於取志揭鮑翰劍竟其腹而破其危而安轉敗為勝東山嶽而放天以
靖兵戈西陲塵兵灑掃而却寇敵是五事皆可實驗非同紙上空言虛語也

願參謀無異行開功力也已又使政由已出則張弛獨任其肩事便身圖則牽
掣無虞其肘陳書各抒所見無事拂揆舉筆直吐其詞豈甘懦聶語則代人立
說以旁觀而深當局之憂索筆從戎以死批而炳經事之燭是非浸淫乎其籍
閱歷乎茲延備采呂管之虎略龍韜詳悉秋蔡之鶴軍牛陳洞與情於象觀重
釋遐迹周知治體於鴻策紀綱古今共覽鳥能鏡無蕃影運在極之智珠著
有先知摠在胸之成竹布笑而雙々百計呈羅於心樹說而洋洋々万言河懸諸
口而且權衡功過春秋多責賢者之詞賞罰嚴明摘指不徇私逆之見逮至鏡
鼓噴振民於水火壺漿載尉望於云霓雖經力掃妖氛猶慮謀為鬼域誓扑瘞
原之火難逆復燃之灰而后知老成之洞照靡遺秦机之料事多中也然未有
枉投筆曾經烽火之餘生無路請纓愧乏記珠於往事斯篇示我觀時務而榮
若對局向序於余對琳瑯而慚滋朽腹既承易蓋是采敢辭桃李無言自揣蓬
衰未識魚雨之陣幸聞茅塞得窺豹管之斑良以揆時勢以立古非同凡响切
利製以指事不飾浮華政有關於國計民生功實俾於編年紀月以茲洛陽紙
貴曾倉增木觀之書滄海名傳鄧架備求治之譜修其誌於知已知彼士元真
非百里才儻其事於立德立功平原重茲三不朽是為序

咸平九年仲春望後三日

龍溪楊鳳來紫庭氏拜書於鷺江半舫

自序

余於癸丑季春就館龍溪未逾月而會匪之亂作起海行破率郡連臨漳浦長
泰斥門同安安溪諸所縣余避難溫陵適祝阿馬小峰太守叔邵菴邀余入幕

維時賊踞鷺門上游土匪聞風响由延平永春寧臨仙遊攻其化溫陵三面
受故民心惶々凡無固志 春岩王大中丞移節督勦就泉州府奏設防勦分
局余專任局務一切籌餉調兵皆得其奉末以首尾三年地方粗就安貼余亦
移視瑞桐螺陽丁巳春夏間晉南餘孽復揭竿群起圍攻郡城端州 司徒伯
芬現營統師勦办遣余袁治罕書事定後蒞任鷺門公事少暇因取當時彙牘
錄而存之以誌一方時事皆東晉時江斥太守楊瓚集寮佐設禦賊之策功費
朱營獨無古珉曰朱君何故然察曰諸君盡賊以舌察惟以力耳今四部多
聖古所謂將帥之臣有力如虎者不可得見而余手無尺寸之柄亦欲以古勇
舌可晒也夫

咸平九年己未上元會稽粟山氏忠於吳泉永道之署齋

古學編卷一

會稽粟山沈

儲藻

男 寶榆春樹

姪 修子攸
楨子貞枝訂

故東者。竊查漳斥會匪滋事之初。郡城民心。極為震動。經前守采道。暨卓職等。權備壯勇。分派員弁。協全防守。復
 經紳士。舉行團練。聯絡保甲。并蒙鹽道。采道。分路進剿。故一月以來。民心頗為安謐。不料同安一路。相持月餘。僅
 能嬰城自守。雖少有斬獲。總未能大加懲創。不但賊匪肆無忌憚。即匪類之未改賊者。亦可藐視官兵之意。又因未
 抄道。進兵斥門。失利退回。以致訛言四起。各鄉匪徒。無不躍々欲動。如郡城東南數十鄉。前經紳士。提軍。覲察
 等。聯庄團練。均已領受團旗。約定助官殺賊。迨斥門失利之後。提軍等親詣該鄉。申明前約。各鄉局面。大變。欲視
 我軍之勝負。以為向背。提軍等及覆并導。終不能躡蹤。如前察看情形。實為可慮。至郡城及同安一帶驛路。以前
 雖有匪徒。搶劫行旅。經各縣派飭丁勇。按段巡查。均已飲跡。乃此數日內。附近匪徒。竟敢結夥持械。公然擄搶。甚至
 帶兵員弁。并兵勇。子衣器械。無不洗搶。現蒙鹽道。提軍。餉銀。雖似多撥。兵勇。抄送。沿途耽々。實屬可虞。若再如此。贖
 日持久。兵氣愈衰。匪胆愈熾。不持同安一路驛站不通。恐匪類乘機蠢動。連省道路。亦恐梗塞。十一日。團練局紳士
 共謀。等。再四商榷。均稱漳斥賊勢。雖屬踴張。其實不難撲滅。實緣統軍無人。兵將不肯出力。以致勞師糜餉。探聞
 憲駕不日。接臨。合屬紳民。無不吹吹盼望。如灰更生。緣同安聲勢。孤危。郡城人心。惶懼。兩處情形。均有岌々。不能終
 日之勢。惟求憲節。星速。准。泉。一切更新。號令。使行。問將士。拯兵。共救。衰。之。氣。鼓其。勇。往。之。心。斯。良。善。者。茲。切。同。仇。反。側
 者。皆。消。異。念。庶。斥。島。可。尅。期。收。復。而。漳。州。亦。可。一。鼓。蕩。平。矣。卓。職。身。注。地。方。目。擊。情。勢。危。急。并。播。該。紳。士。等。異。口。同
 聲。籲。請。再。稟。用。敢。據。實。馳。稟。大。人。察。核。即。日。啟。節。榮。臨。以。慰。泉。南。士。民。之。望。地。方。幸。甚。生。民。幸。甚。再。查。按。解。鹽。庫。銀
 五。萬。兩。除。奉。札。按。解。漳。州。餉。銀。二。萬。兩。提。邊。備。用。水。師。奇。存。餉。銀。四。千。兩。復。給。副。將。銀。二。千。兩。暨。鹽。道。隨。營。支。應。
 并。各。屬。請。領。外。現。在。庫。存。僅。止。銀。三。千。餘。兩。查。大。營。每。日。支。度。及。各。屬。辦。理。兵。差。給。發。口。糧。為。致。甚。鉅。若。不。預。為。籌
 備。一。旦。餉。銀。告。匱。立。有。潰。散。之。憂。累。經。卓。職。稟。請。抄。道。早。為。籌。款。未。蒙。示。復。合。行。憑。稟。憲。台。察。核。俯。念。軍。餉。緊。急。恩
 賜。籌。撥。銀。數。萬。兩。妥。員。氣。程。護。解。來。泉。以。濟。兵。需。而。免。貽。誤。實。感。德。便。卓。職。謹。稟。咸。羊。三。年。六。月。日

汝棠者窮查南安縣屬大盈一帶之朴澆新營等鄉。特有土匪同搶行旅。自會匪滋事以來。該匪徒等因地方官無力查辦。心胆愈熾。兇類愈多。凡來往官員以及解送軍裝等項。無人不搶。無物不搜。該鄉久著強惡。平時官府下鄉動輒拒捕。此時若僅令地方官輕身往辦。勢必別滋事端。計惟鎮以兵威。庶足以懾兇頑而靖奸宄。查大盈地方為南北通衢。高郡城五十里。南距晉邑之大宅太昌等鄉。北距南邑之新營小盈等鄉。均止十餘里。而朴澆一大鄉。橫亘南北。大盈正共朴澆對峙。且為住宿正站。四面匪巢。環伺情形。極為險竣。該處本有巡檢一員。因無衙署。借住南安公館。現被匪徒毀折。無可棲止。在府需差。此時匪勢鴟張。亦非巡檢散員所能彈壓。茲半照等議請於大盈駐兵二百名。統以守備一員。并由南安縣選催壯勇二百名。同往該處駐扎。如有土匪搶奪。即由該縣會帶兵勇立時查拏。嚴辦一二鄉。以示懲創。凡遇餉銀軍裝。并商客人等往來備宿。即可就近防護迎送。第該縣須兼顧縣城。不能常川在彼。茲飭令選檢前社本任。協同辦理。半照等與陸中營。秦戎陸後營。秦戎商兩。均以為然。惟郡城現在兵丁僅敷防城之用。難以調遣。查同安調集各營兵丁。為數不少。現在鎮軍。協戎已齊。抵同邑。若就中抽調二百名。移駐大盈。似共剿大盈無碍。且駐扎在由郡至同途中之區。聲勢亦較為聯絡。兵丁應給口糧。即照同安一例給發。此增彼減。于經費亦無慮虛糜。半照等再三商榷。意見相同。合亟稟明憲台。察核情形。恩賜移請鑄台。就同安酌撥精兵二百名。派守備一員營帶。飭令前往大盈駐扎。會同南安縣暨原店巡檢。地緝查辦。似此一轉移間。既可杜同邑之患。又可作郡中之保障。而大盈地方得此兵勇鎮守。則敢鄉匪徒自可斂跡。道途亦藉以肅清。實於軍分地方均有裨益。幸懇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裁酌示遵。實為公候。半照謹稟。咸平三年七月十二日。

啟稟者。本月初一日。匪劫汀漳龍道。守。委署漳浦縣。令。自同安面郡。行至沙溪新營一帶地方。被匪徒將行李扛搶去。令。轎內衣服盤費。并被搶掠罄盡。并云該處土匪百十成群。屯伏路隅。聲稱伺搶餉銀等語。查自賊匪軍。攪同安安溪之役。附近匪徒。無不乘機思逞。幸各屬防堵。同安又有大兵駐扎。并經各紳士勸諭團練。該匪徒等稍為斂迹。僅在各鄉路口。伺搶行旅。雖經盤詰查拏。而各該鄉素稱強悍。動輒拒捕。若僅恃地方官往辦。勢必別滋事端。若欲統兵勇圍擊。又甚費用無措。該匪等因未經懲創。又見同安頓兵日久。不能前進。以致匪胆愈熾。匪黨愈多。

竟至來往官員，無不放胆搶奪，兼以風雨之後，田中积水未消，失業貧民亦復隨同附和，乘勢囤積，窮民消々不息，將為江河。此等頑民，必須早為剪滅。在此時不遇誅戮數十百人，即可以消弭禍患。若任其勾結蔓延，將來不與逆匪同群，亦必流為另股，辦理更為棘手。現在郡中無兵無餉，而署鎮等三起，又不能緩赴斥漳，先办此實。再四籌思，迄無善策，現惟共提軍觀察等會商，傳集各鄉紳耆，重申約束，藉以暫安目前。解送餉銀，多派兵勇逐程移送，一面分飭各屬查明被水受害之家，妥為撫卹，以安貧民。且此時經費不充，何暇更設抽卹。誠恐各屬雖奉札飭，亦不過視為具文而已。伏睹泉屬情形，正如蟻穴潰隄，東穿西漏，無處不需兵需餉。卑職身任地方，金乏術無，未敢效。雖復竭冬商維，究屬毫無補救。合將現在地方情形，據實具稟大人，俯賜督核，相機補度，未雨綢繆，俾得足食足兵，足以禦外侮而靖內亂。則卑職此泉屬士民，均蒙覆憐之恩，於靡已矣。卑職謹稟，咸丰三年七月 日

敬稟者，本月初八日，接奉憲札，同斥兵勇云某，餉項最關緊要，前經飭備仙二縣在解成平二年分地丁項下各動撥五千兩，共銀一萬兩，解泉需用。惟恐軍營待餉孔亟，誠恐兌用需時緩不濟急，由前再酌撥銀二萬兩，委員星夜解交分局收隨，轉解軍用等因。遵查卑職前奉飭知，切按典局地丁銀兩，因同安需餉孔殷，窮恐該縣不能即時應付，有誤軍需，當經稟請另行籌撥。茲蒙憲台督極機宜，另籌核濟，俾行營士能馬勝，得以立時狂過。澤九之下，西勝欣幸，惟是奉撥銀兩，年節專款存貯，尚給同斥兵報浙可各屬，請領經費，不准法於此內撥給。分完百十若等因。則有等兵大局，勢難奉行，不得不親述情形，仰祈明登，致公匪官，就同法尋察。各屬倉卒戒受，念々招募，節勇當時惟知以多為貴，并不計及後果，冒濫濫開，在所不究。卑職抵任後，訪諸各屬，并具清楚。此經分別飭令裁汰，以節虛糜。惟此時大局未定，所有扼要之區，防堵巡查，實不能統令裁撤。至晉南惠三邑，地屬衝途，均須承辦，應以軍事而滋乞，則現有共勇駐札，晉邑則更須置办軍裝。在在志需，均尚刻難延誤。前奉飭札，各屬請領經費，必以通籌核撥，不得擅給。嗣以卑職并不遵办，致蒙中飭，案至先飭前通札飭前因。此經卑職排定稟覆，望致分發各款，有則應交給毋庸指示音，有支需支不及請示者，至如制办軍裝等項，則均經卑職查照營務，再二核實，定於趕办。而辦理要務，則又除登看情形，隨時增減，實不能預定。致自違公請命。現在各起兵勇均已肅托，同安軍裝亦經办竣。

自可少而勤者，惟鄉勇一項，一將此不能淘汰，則日積月累，若概不給發任其潰散，勢必成群結隊，搶奪橫行，外患未平，內憂迭起。此屬階級任其發，舉必承委任其有天良，當此經費萬分支絀之時，何敢以有限之帑，全任可溢支萎頹，見好為官，自惟巡警，雖恩昧者必不出此，況舉職受事以承，凡有請領經費無不斤斤較量，此已身為怨府，若竟逆奉札飭，不論巨細款項，概令詳請不送，舉應得以脫然事外，不任勞怨，亦何樂而不為，然究念身任地方，目睹事勢艱難，竭蹶之舉，尚不吝數，不得不通融調劑，消息未萌，若避尋私之嫌，而置緩急于腦外，不待下界取守，亦且上負良心，清夜扪心，實所不忍。茲蒙札飭前項銀兩，將未解到時，自當專款存儲，專給同斥兵餉，斷不混費分毫，至各局有實在支欠之款，舉應准有款酌量給發，亦不敢避連命之愆，而貽貽悞之咎，合亟懇情稟陳，懇台警核，俯賜批示，祇遵，實為公便。于冒稟，尚祈鑒宥，不惟迫切惶悚之至，舉職謹稟。咸平三年七月 日

改稟者，竊查南安縣屬之大盈地方，距郡城五十里，為南北往來住宿正站，該屬附近之朴境新營等鄉，素稱盜藪，時有土匪伺隙行旅，自公匪徒，藉以乘各鄉匪徒乘機出沒，因地方官辦理兵差防堵無力，查亦以故，詳表怠慢，十成群，凡有官員高客及軍裝行李等項，竟至無人下此，或物不檢，現在解赴同知兩層餉銀，絡繹不絕，設被搶去，其係匪徒，惟該鄉丁多族大，強悍成風，平時官將下鄉，動輒阻攔，此時凶狡鴟張，若令地方官輕身任辦，勢必刻深爭端，若任其日久蔓延，板登驛路，更為不成守序，計惟鎮以兵威，庶足以懾凶頑，而靖奸宄，舉職等公同商酌，擬就陸提五營，各城防兵內，每營抽十五名，共七十五名，又於城守營派兵七十五名，合兵一百五十名，並由晉江縣選派在城壯勇二百名，前往大盈駐守，惟大盈公館前被土匪拆毀，該營各勇甚多，未便日久遠宿，查安海地方為大盈不及十里，本有都司一員，在彼駐防，該現派之兵勇三百五十名，亦駐扎安海，即交該都司統領，另派把總一員，協公管帶，如遇餉銀軍裝等項，住宿大盈，即由其先期移公該都司帶領兵勇至中途接防，夜間尚駐該營，進防次早仍移送至沙溪地方，由安大營接早安員，分別解赴同知文收，所需口糧仍照數由分局給發，若該處復有匪徒滋事，即可由縣公查辦，庶禁警知所效，而驛路亦不致疎虞矣。至安海與斥門一水相通，地方亦非為緊要，若有此項兵勇，常川在彼駐守，似于防堵事宜亦大有裨益，舉職等為保固地方，慎重軍餉起見，再三商榷，意見相

同。理合將改撥兵勇緣由稟候大人察核批示。此道官軍公使再防撤兵丁，向營口撥三分。今

派赴安海，改餉加二分。合併聲明。光緒三十三年七月 日

改稟者，竊自公匪寧揭廈門所經三月，調集兵勇一万余人，稟費餉銀十餘兩，而坐守同安，下

能前趨，又寸幸及憲台洞察情形，將玩愒員弁分別參辦並去。副將前往接署，又奏請前任浙

江提督 黎伯北路協 副將統帶北勇，各向別辦，各屬士民莫不踴躍鼓舞。等語亦應以矯

矯武臣率極多運旅，自當奮電督迅掃長，照原額何有。此朝食乃 署鎮等分抵同總，

又經旬日，尚無建兵日期。探底剿撫事宜，一切均無緒。頃奉 提軍示，函有事不從心

又多掣肘之語，遜听之下，實深焦灼。竊查漳斥公匪，匪所謂赤子兵，潢池中耳，非有奇材異能

深謀秘計，共堅甲利兵也。我兵之不進，非兵之不進也，實緣軍紀律士支戰心統取

無方，嘗罰失當，以自守為得計，以小勝為奇功。玩愒用惰，几于不可救藥。今雖新更統帥，而營中

銅習積弊，或風靡唯整頓之官位相等，無所統攝。各有意見，築室道旁，行止執宜，迄無定局。前

車可登而履職逾備，觀此情形，其地愈惡。夫此行間將士釋甲而嬉之日，正漳斥士民延頸望救

之日也。困守孤城，一若莫展，使士氣而長，冠心國家經費，几何能堪。此數萬人池々坐食耶。非

等畏結思難，若不仰藉鈞威，嚴為整飭，斷不能破其二三之凡，而祛其畏蕙之心。前經 卑本等稟

請懲節蒞泉，逆當賊犯尤熾。上游軍務尚無頭緒，蒙諭以候續振提苗，立即啓行。茲查元漢業經

收復上游軍事少緩，用敢竭誠籲請，伏祈大人俯賜察核，星速按臨兼節，鉞之威，申風雷之号

令，鼓其和衷之氣，作其勇往之心。事權專一，而進止悉合。机宜統率不紛，而戰守齊殊。節制將士

同心用力，兵勇效命前驅，斯蹈高游魂，可以索斬扑天，而負隅小丑，無不一鼓蕩平。國疆固於金

湯，款茶民于水火，斯不特澤泉恩隆，覆博而身，亦裁荷生成矣。不惟忘切待命之至。光緒三十三年七月 日

萬兩已經守于初三日帶赴同安。前于初三四等日連奉盛道。華道札飭提
解軍因庫存已罄。當經稟請就近向守郡用津餉以濟要需。查該撥之餉銀
三萬兩已奉飭知委員于初三日起身。此項解到後計以一万解送漳餉。以一分
解同餉。以三千餘金解送九月份營餉。可存不過數千金。永春暨各局又須支領。而
同餉兩處日費不貲。轉眼即須提解。似此前去撥空。實屬万唯支柱。伏查錦江兵勇
進剿序門。近日連獲勝仗。可望剋期收復同安。則以賊匪據險設防。我兵在下仰攻。
既于地勢。又因兵勇以戰。委實難。均出急言。故是以攻剿不能得利。聞從前鎮每
攻必費。功過不分。士卒因而解體。今又巡賊賞之禁。而尽反之。因噎廢食。亦非勝算。
并聞有人自願自備資本。限五月內悉改三社。每社責賞銀千元。先立結狀。成功後
領賞。在事文武均因顧慮。經費不肯身任其事。當思頭兵日久。情見勢絀。惟有急思
支計。酌募勇兵。許以重賞。責以成功。庶幾拒者逃。即賊除。而反側者亦漸可安戢。若
就是免城坐守。而出一攻。時而分兵一戰。雖少有斬獲。而賊匪及得藉築牆壘。以
自固。糾合匪類。以自強。賊逸而我勞。賊主而我客。累月不決。師老財匱。是首楚之道
也。若思及此。實為寒心。今幸蒙大人系轅南來。軍民之心已為之一振。乃無如黨黨
將臨。而餉銀又已告罄。雖臨以節級威嚴。亦斷難驅馭。枵腹者荷戈出戰。約計該撥餉
銀解赴同餉二地。僅可支持至月望左右。故爾屏無款接餉。則急迫之傳。又將不堪
言狀。查前此挪用九月份營餉。尚未解送。此外庫存如洗。實屬無可挪移。卓取前因
等餉。取准亟思辦理。以期補救万一。乃始則會令。令按戶查待。繼則囑令委
員沿門面諭。并託同練局紳士广为化道。而該股戶等避匿遠鄉。百呼不應。雖已
台敬吾其。究竟毫無眉目。現在前委員已赴惠安署任。改委之。經歷尚存餉

江近因水春失利，人心皇皇，恐激成事端，祇可从緩辦理。卑職身膺鉅任，日切戾勞，咳血未之難收，恨點金乏之術。况當剝削吃緊之時，不得不作未雨綢繆之計。用是陸續實情，稟請大人督核，俯念軍餉頭重，迅賜撥出餉銀三萬兩，委員管解，務于本月十六日以前到京，庶足以資進道，而免遲誤。卑職謹稟。咸平三年八月 日

改案者，當卑職前因經費告罄，此經脩繕情形，稟請籌撥接濟，計已仰登鈞鑒。查上月抄解到餉銀一萬兩，派分別提解歸還，當經罄冬，而憲台隨帶之三萬兩，尚未解到，計同餉兩處，于月初已領缺餉，自初三四至今，疊奉蓋道。守道函札催提，前由詞尾一日數至，庫中實已無款可辦，幸漳餉一萬兩先經 守帶赴同安，不得已稟請就近挪用。守始猶望批不允，繼因督將出票，始肯通融。同安數日內，藉此支持，而蓋道處疊准斥門各營告急，即回船江，居民舖戶及駐守兵勇等，另呈借湊三百金解往濟急，疊次飛札飭催，實有万難支持之勢。幸於初九日准委員 王 經力管解銀三萬兩抵京，當即先台提解同餉各一萬兩，又按年永春三員 千兩，暨各屬請餉兵差防地等費，截至十三日止，僅存銀五千五百兩，另伏查 提軍自渡江后，疊獲壯仗，現已進逼斥門，賊匪避匿域內，為數無多，指日可剿收復。祇以兵勇懸釜噉肉，不能不坐待接濟，一策之慮，不元迅速收功，實地院惜。現在恐節已疏，求即正當督飭守營將士，奮力前驅，而兵如餉艱，又將告匱，雖誰以節餉歲嚴，亦斷難使兵弁枵腹從事，况為日愈久，則為費愈多，即明知籌撥艱難，斷不能不勉強接濟，軍務一日不能竣，即餉銀一日不能充，且此坐以待餉之日，是皆虛糜經費之日也，易若稍寬籌濟，并日收功之為得乎，且當剝削吃緊之時，万一缺乏日久，接濟不及，兵丁脫巾而呼，解勇擄脅而起，賊匪乘勢進迫，則潰散決為之狀，其

有不逞設想者，等思及此，宜為寒心。卑職司分局，約計現在經費不敷，自日
支持下將全局攸關，不得不急切陳情，合再馳稟大人，察核恩賜札飭總局司
道，迅速查照前稟，籌撥餉銀五萬兩，委員管解。于本月二十四日以前抵泉，以
濟軍食，而免他虞。竄為公便。卑職謹稟。咸丰三年八月 日
啟稟者，竊卑職以泉屬剿捕方竣，餉銀又罄。此經兩次稟請，籌按接濟，未蒙鈞
示。伏查同鄉兩處於月初已經缺餉，函札交催，急如星火，而憲台隨帶之三十
兩，于初九日始行解到。迨土匪滋擾，因不敢冒昧起解。旬日以來，鉅江剛挪借
支持。同安則通挪漳餉，經於二十六等日每處各提解銀一萬兩，而前去后
空，大約數日之內，又須告急。頃復奉鹽道札飭，大一帶粵艇，借支一月口糧，共
銀一萬兩，另飭就解到首餉內，預為籌按。等因。查此次解到之三萬兩，除分解
同鄉二萬兩，水吞三千兩，各屬請領二千餘兩，僅存五千餘金。現擬進兵永春，
一切均須支應，寔屬無可撥解。夫頻兵日久，則費餉愈多。計自數月以來，行間
將士每以缺餉藉口，延宕至鹽道督催進剿，而將弁各以兵勇不散，已為萬
幸。何暇攻戰等語。軍事如斯，寔堪憤懣。竊思帑項充盈，不妨从容從事，而經費
支絀，則必須計日收功。現蒙憲台親臨剴辦，正當督飭將士，併力齊驅，計惟有
懸示重賞，勤限成功，如有玩違，即依軍法。似此賞罰并行，庶可尅期奏績。然師
行糧從，古今定例。現在經費僅止區區數千金，雖臨以斧鉞之威，而兵勇又復
藉詞枵腹，反唇相稽。萬一令不行，未免損威失重。然計泉屬每月經費同安
兩三萬兩，鉅江需二萬兩，粵艇需一萬兩，各屬需一萬兩。此時歸補漳餉，又需
一萬兩，每月必需此數，方可支絀。惟有仰懇仁明，通籌全局，寬為籌撥，一起管

解米粟，俾得分別以接濟而行。營兵士得以一意進剿，不致羈遲時日。若僅撥給二、三萬兩，則后餉未到，前餉已空。凡此舉，非呼籲稟請，其管中坐待接濟之日，皆是虛糜糧餉之日也。此中遲遲之機，實于大局所關不淺。况潰散之形，危迫之狀，更有非古詞所能盡者。用再瀝情稟請大人，鑒核俯賜飛檄總局司道，迅速籌撥餉銀八萬兩，委員兼程督解米粟，以收實效，而免虛糜。不勝急切待命之至。卑職謹稟。咸丰三年八月 日

啟者，竊卑職前因同下軍分兵勇眾多，而攻戰不力，任賞短絀，而接濟不時。迂延愈久，事勢愈危。北廷脩繕，連清形勢，次稟請籌款，計已均盡明鑒。伏查同餉軍餉支絀浩繁，此次器台隨帶之三萬兩，雖經分平同餉共一萬兩，而兩次缺乏多日，均藉挪借支持。此項解到后，一經收補，遂轉瞬又已告罄。竊計數月以來，別亦未能得手。每因餉銀不繼，兵丁釋甲而虛，壯勇枕戈以待。行間文武，仰屋咨嗟，多方籌墊，惟冀共勇不散，已為万幸。何暇謀及攻戰。幸而分局提解，按何方期整飾前驅，而無如數日之間，又復支用盡。似此報轉迂延，委得本老師藥餉，譬之賊病也。兵猶藥也，而餉報則人之元氣也。以藥攻病，必藉本身之元氣以將送而能驅之。然后藥達而病去。今所用之藥，既不能良，而元氣夜奄々一息，一旦斯然絕滅，且有無病而亡者。况百孔千瘡，非膜眩不瘳者乎。卑職非不知尚庫支絀，分然正惟其支絀愈甚，更不能不拚此孤注以求速效。若枕戈拘率，顧惜則兵氣愈玩，賊勢愈躡。四處匪徒，聞風蜂起。如文燎原，辦理更有棘手。現計分局經費，截至二十日止，僅存數百餘金。同餉而處，昨已空。未告急，并准身，擬夫味一月口糧，需銀萬兩。查粵報器械精良，金剛板為得力。

所慮口祿万不可緩。現雖蒙憲台飭撥銀五千兩，解京應用，杯水車薪，實屬不敷。支立，卑職前請籌撥銀八万兩，亦緣通籌全局，必是需此數，方可收實效。而責以功，若僅蒙撥解二、三万兩，則恐未到期已空，于帑既屬虛糜，于事毫無實際。且此時各營兵勇，嗷々生待，勢難剋延，若數日之內，猶可多方撫諭，倘久延旬日，則土崩瓦解之勢，實有非威令所能禁止。言詞所能挽回者，卑職目睹此危急情形，不得不冒昧凌兢，大人鑒核，俯賜飛檄，飭催總局司道，迅速查照前案，立即籌款銀八万兩，委司道兼注管解，務于本月二十五日以前到京，以便分別轉解接濟。庶足以資征進，而弭禍患，不勝急迫待命之至。卑職謹稟。咸丰三年八月日。

敬稟者，竊查漳斥會匪滋事，業經陸續調發兵勇分路進剿，前後籌撥餉銀十八万餘兩。數月以來，剿辦迄無就緒，一由于号令之不肅，再誤于賞罰之不明。展轉因循，几于不可收拾。現蒙憲台親臨勦力，正當督飭將士，滅此朝食，而無如軍餉告匱，不特不能前進，且有退散之憂。查經卑職稟請籌撥餉銀八万兩，先蒙憲台批飭撥銀五千兩，又蒙局憲續撥銀五千兩，復蒙憲台札飭就有庫撥足銀三万兩解京接濟。頃奉總局憲札，以存庫實止存銀二万餘兩，折有撥解銀三万兩，尚無到國日期。移據鹽道庫儲，亦未准解到，實屬無可撥解。各等因。捧札之下，不胜惶急。竊計同鄉兵勇云集，支在浩繁，前雖分解銀各一万兩，而財已匱乏，早經支用罄盡。連日函札催提，情詞急切，甚岌岌之情，實有不可終日之勢。現在分局庫存告罄，而奉批之一万兩，未如何日到部。万一接濟不及，則潰散決裂，實有口不忍言。等不忍書者，卑職等念同商酌，因思各餉數万兩，前因在洋折回，解回首庫。現聞因台務急需支款，仍由五虎出口解往。伏

查台郡之緊急尚遠在海外而同鄉之危迫則近切目前且台地賊匪同已平定該處民物既富尚可勉力支持慶事撥情似應共其所急計此時台餉雖已登舟守風放洋尚須時日惟有仰懇將此項撥回轉濟內地俟解到后并請憲台飭安令前懸賞勉期疾傷統帶將官督飭將士依限立功如有違玩退縮不論偏裨共勇即在軍前正法殺人以振其積衰之氣而厲其救亡之心俟他省撥餉解到或捐輸稍有成數即行赴解歸款似此一籌移向庶可弭患於未萌而收功于指日卑職等再四商酌意見相同理合函情稟請大人察核俯賜飛檄總局司道迅送將台餉銀截留回省即由省委員管解兼程未采轉截留此餉共需實為公便卑職等從事戎行實見同鄉兩處情形危如累卵推截留此數萬金以博一收收功之舉否則餉銀一斷旬日之間勢必土崩瓦解卑職等目睹存亡呼吸之機不忍束手坐觀周啟冒昧陳請務求恩准迅速施行不勝急切待命之至卑職謹稟咸平三年八月一日

啟稟者卑職以泉屬經費缺乏管經稟請籌撥餉銀八萬兩此蒙先台撥解銀一萬兩於二十五日准委員管解抵泉當即分解用餉各四千兩其餘支立極憲隨營共勇口糧及各屬請領防堵等費頃刻間即經罄盡且同鄉兩處早已短缺前蒙監道函示以斥門兵勇立有潰散之憂卑職因情形急迫隨即挪借銅山營寄存餉銀五千兩解赴濟急而前借陸續奉營九月份共餉三千餘兩不日即取支放又同安借用軍餉一萬兩均屬墊款揀運同安行營連日函札告急而憲索之餉實已無可挪出即現解之四千兩計已前去核空不過數日之間又頃喉々嗷哺况現在賊匪窺控仙遊延平一帶土匪蜂起慮安輿地畏